

<<中国散文年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散文年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9710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9716

出版时间：2012-2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

作者：李敬泽//王兆胜|主编:李敬泽

页数：56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中国散文年选&gt;&gt;

## 前言

一个家庭组合十年，爱情就老了，剩下的只是日子，日子里只是孩子，把鸡毛当令箭，不该激动的事激动，别人不夸自家夸，全不顾你的厌烦和疲劳，没句号地要说下去。

我曾经问过许多人，你知道你娘的名字吗？

回答是必然的。

知道你奶奶的名字吗？

一半人点头。

知道你老奶奶的名字吗？

几乎无人肯定。

我就想，真可怜，人过四代，就不清楚根在何处，世上多少夫妇为续香火费了天大周折，实际上是毫无意义！

结婚生育，原本是极自然的事，瓜熟蒂落，草大结籽，现在把生儿育女看得不得了了，照仪器呀，吃保胎药呀，听音乐看画报胎教呀，提前去医院，羊水未破就呼天喊地，结果十个有九个难产，八个有七个产后无奶。

13年前，我在乡下，隔壁的女人有三个孩子，又有了第四个，是从田里回来坐在灶前烧火，觉得要生了，孩子生在灶前麦草里。

待到婴儿啼哭，四邻的老太太赶去，孩子已收拾了在炕上，饭也煮熟，那女人说：“这有啥？

生娃像大便一样的嘛！

”孩子生多了，生一个是养，生两个三个也是养，不见得痴与呆，脑子里进了水，反倒难产的，做了剖腹产的孩子，性情古怪暴戾。

我长久地生活在北方，最愤慨的是有相当多的人为一个小小的官位尔虞我诈，钩心斗角，到位上了，又腐败无能，敷衍下级，巴结上司，没有起码的谋政道德。

后来去了南方几趟，接触了许多官员，他们在位一心想干一番事业，结果也都干得有声有色。

究其原因，他们说，不怕丢官，丢了官我就去做生意，收入比现在还强哩！

这是体制和社会环境所致。

如今对儿女的教育何尝有点不像北方干部对待官职的态度呢？

人口越来越多，传统的就业观念又十分严重，做父母的全盼望孩子出人头地，就闹出许多畸形的事体来。

有人以教孩子背唐诗为荣耀，家有客人，就呼出小儿，一首一首闭了眼睛往下背，但我从没见过小时能背十首唐诗的“神童”长大了成为有作为的人。

社会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，是什么神就归什么位。

父母生育儿女，生下来养活了，施之以正常的教育，就完成了责任。

如果人人都是撒切尔夫人，人人都是艺术家，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可怕！

接触这样的大人们多了，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，这人愈是活得平庸。

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，就寄托儿女。

这行为应该是自私和残酷，是转嫁灾难。

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，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和之重的，教给了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，有正规的学校传授知识和技能，更有社会的大学校传授人生的经验，每一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。

如果是作小说，作家们懂得所谓的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，而活人，性格就是命运。

我也是一个父亲，我也为我的独生女儿焦虑过，生气过，甚至责骂过，也曾想，我的孩子如果一生下来就有我当时的思维和见解多好啊！

为什么我从一学起，好容易学些文化了，我却一天天老起来，我的孩子又是从一学起？

但是，当我慢慢产生了我的观点后，我不再以我的意志去塑造孩子，只要求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只强调和引导她从小干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兴趣，譬如踢沙包，你就尽情地去踢，画图画，你就随心所欲地画。

<<中国散文年选>>

我反对要去做什么家，你首先做人，做普通的人。  
(原载《视野》2011年第20期)

## 内容概要

为什么要阅读？

因为它帮助你发现孤独——抓住它，你才可能真正理解“这个黄昏，抑或是那个吻”的意义。

它们必定不是通常说的那样。

这是一个有关于自我认知、觉醒与“溢出”的奇异旅程。

为了让它妙趣横生，阅读还将送给你一个特殊的礼物：几个一辈子的，不被距离、时间、生硬的现实所改变的朋友。

<<中国散文年选>>

书籍目录

生命之舞

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光芒

非洲的眼神

魔幻与凄美

银色交响

土地上如釉的月光

苜蓿的生命密码

苴

虚构的旅行

河岸上游荡的生灵

街魂

荒草与阳光之间

秦淮水骨

大师

上海的早晨

南河外，古窑边

烧制汉语

带你去茫茫的雪野

天地之门

心灵花开

情到深处

人生世相

## 章节摘录

历史上的某一天，我陷入了色彩纷乱的迷宫。

我所在的坐标，大致处于地核之上的地幔和地表之间，也应当是中国中原一座较大城市的城乡边缘。一片漆黑横亘于我的面前，横七竖八的巷道顿时令我丢失目标，失去地理方向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。

清醒的意识告诉我，这不是梦幻，也没有遇上鬼打墙。

在这座我熟悉而又陌生的煤矿井下，煤炭的魔幻色彩，又一次将我的灵性思维搁浅在迷惘的沙滩。

一个声音说，煤不是黑色的么，怎么还会魔幻？

另一个声音反驳道，不，煤是多彩的。

又一个声音诡辩地说，都不对，煤，是蓝色的。

煤是蓝色的！

这是我童年的眼睛最初从火焰上读懂的最鲜活的声音。

这种鲜活的色彩，一直固执地伴随我走出少年时光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生命的麦穗已经嫩熟，刚想把成熟的金黄出卖给大地，命运却将青春连根拔起，把我抛甩到堆满血泪的矿山经受坚硬的洗礼。

离家的时候，我年轻健迈的心一时软弱成泪。

极低的情绪里辞别奶奶、辞别父亲和故土，大半晌凄迷于狗尾巴草摇曳成狂欢的黄昏里……从此以后，我循着时间的隧道，潜入上古的原始森林。

在那里我听到了绿，看到了绿，闻到了森林积淀得化不开的浓绿气息。

这绿色气息像梦中的情人，一下子就改变了我对煤炭颜色的原有定义。

我，开始相信煤是绿的，是绿色的精灵了。

在那阴冷、潮湿、比黑夜还要黑的地层深处，我无数次频频叩问自己：地表植物与地下的煤，不都是一样可以燃烧成红色的灵魂么？

那么煤炭这种森林化石，为什么把希望的绿色献身远古，把热烈的红色献媚火炉，唯把这深沉、冷峻的黑色面对人类，面对矿工和我呢？

这深沉的自然原色，坚硬的物理法则，是在冰冷地昭示着人类生存的偶然性吗？

黑色的煤，你为何在蓝与绿与红之间游走，为何与人类的进化轨迹一样，充满了恼人的不确定性？

这种偶然与必然、希望与绝望、红色与黑色，是否总是这样紧密地、对立统一地联系在一起呢？

很多年以前的那年那月，当我刚刚注册为一名正式矿工的时候，便又开始感觉煤的颜色是黛蓝色了。

那些时候，我的工作环境是原木和钢铁撑起的低矮天堂。

它们是高则两米、低则一米的狭窄空间。

在这经典的上古森林化石面前，我只是一只微小而柔弱的现代昆虫。

我的生命、青春和热汗，完全融入上帝早就安排好的黑色主流，猛烈燃烧在地核地幔的上边。

也是那个时候吧，采矿场是我臆想的洞房，煤炭是我朦胧的新娘。

我微弱的社会贡献其实可以忽略不计，粉尘般的社会地位也好像就是为了给人忘记。

至于自然界的春绿，夏红，秋黄，冬白，似乎与我不再有任何关系了。

人间与地表下面，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无形隔膜。

地表与地核之间，像人以群分一样存在着许多有形物质断层。

人类世界、地表下面、地幔与地核之间层隔遥远，处于中间的我对于地表难以仰望，而地核的热量又常常令我默然惆怅。

激情燃烧的青春充满烦恼，也充满困惑和迷茫。

煤层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更没有新鲜的空气和阳光。

绚烂的理想图谋在黑暗中寻找出口，寻找希望，可是寻找到最后，只慢慢寻找到一种人在旅途的漫漫悲凉……灼热的地核上边，我开采太阳创造光明。

每天至少八九个小时不能享受丝毫阳光，更不会看到丁点星光。

## &lt;&lt;中国散文年选&gt;&gt;

煤尘和岩粉傲慢而自由，它们悬浮在特定的气流里，疯狂地侵袭着我娇嫩的肺腑。我和我的矿工弟兄以一种古典的献身精神，与大自然进行着血与火、命与命的较量。阳光下没有魔鬼，矿井里却处处潜藏着魔鬼。

水、火、瓦斯、煤尘、顶板五大自然恶魔，时刻都在阴暗处发出狰狞的微笑。黑色里的种种不可预测，在我的工作与生活里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。

危机四伏的恐怖，在我的感觉上占据了极其重大的比例。

不能忘记的，应当是那一对升升降降的罐笼。

这个用钢铁制成的长方型盒子，应当是现代电梯的祖宗。

它坚韧如磐，形如棺材，以坚强的意志频频向地心方向挺进和拔出。

在竖起来二百多米深的井筒里，我尽情享受上上下下的快感，也感受着阴阳两界的炎凉。

我们头顶上方，始终悬挂着一块方月亮。

那自然是从井口不经意透泄的自然光晕。

这就是我们暗暗祈祷的希望之光、幸福之光，也是我们默默追寻、祈求的无奈之光了。

让我不能忘记的，当然还有巷道，还有采矿现场。

地表下面的巷道们四通八达，形如蛛网。

岩石地板总是那么凹凸凸凸，始终让我的双脚磕磕绊绊，无法流畅。

我们只有把双脚当成双手经验着地板，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工作现场。

大巷里快速流通的气流带着地球表面的温度，带着黄色黑色微尘，也带着阳光的味道，令人舒畅得死去活来，让我们复杂的激情对她留恋，也为她凝眸。

采矿场缓慢流动的风力弥漫成浓浓黑雾，弥散着青苹果、红辣椒般的酸涩和辛辣。

在岩层的挤压下，煤壁永远挂着迷人的光芒和微笑，抑或还有醉人的畅想。

她们在等待情人、等待男人，默默等待了多少万年；等待男人一般的采煤机组为她翩翩摇响一串求爱的风铃。

切割中的处女煤墙半推半就，渐疼渐惜，颤抖着、哭泣着、也快乐地呻吟着，尽情发射出从灵魂深处荡漾而来的快感。

然后她们开始松动、醉软成瘫痪状态，娇羞地喘息在运输皮带上，醉眼里流泻出浓浓淡淡的哀怨，然后将欣喜和愁绪一并淹没在长长的归途，变成一抹告别闺阁的孤独。

她们孤独的深蓝，慢慢飘向井口，飘向地表，飘向阳光照耀的地方，最后将唯美的灵魂在人间站成光和热的亮丽雕塑……采矿生活如今与我渐淡渐远。

其实在煤炭面前，我情感的潮水总是落落涨涨，复杂成漂移不定、亦爱亦恨。

我爱她，可以说爱到了极致，为她疯狂；我恨她，也是恨到了极致，咬牙切齿。

我原始柔软的矫情，不知何时早已失落在她既温柔又冷峻的秋波里。

已不记得有多少次她那温柔的眼波，无语的目光，轻悄悄，闯入我甜美的梦乡：她是那样忽明忽暗，乍冷乍暖。

往往一梦惊醒却是大汗淋漓，肉跳心惊。

我知道，自己今生也许不再会与她亲密牵手，也实在不想再和她牵手了。

哪怕她眉宇间拧成浓浓凄愁，额头上镌刻出深深纹沟，哪怕她原先对我丰盈饱满的爱心瘦成一弯薄薄的月亮，我也不愿意，再不愿意和她跳一次激情澎湃的舞蹈。

因为在我的心底，有一块达摩克里斯之剑留下的伤痕，一道永远抹不掉的、遥远而熟悉的忧伤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